

Probing into Emily's Tragedy Etude de la tragédie d'Emily 愛米麗悲劇原因探析

He Zhongbao
何忠寶

Received 13 May 2005; accepted 6 August 2005

Abstract *A rose for Emily*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famous short story written by William Faulker. Emily, the protagonist of the story, leads a tragic life.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the main cause to her tragedy is her inharmonious relations with the society. According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ily and the officials of the town, her father, the town residents and her relatives.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underlining reason for Emily's tragedy is her failure in social relations.

Key words: Emily, tragedy, inharmonious

Résumé *Une rose pour Emily* est considéré comme la plus connue nouvelle de William Faulker. L'héroïne Emily mène une vie tragéque. L'auteur pense que c'est ses relations inharmonieuses avec la société qui cause sa tragédie. Donc, cet article analyse les relations inharmonieuses entre Emily et les officiers du bourg, son père, les habitants du bourg et ses parents, et signale que la raison profonde de la tragédie d'Emily reside dans l'échec de ses relations sociales.

Mots clés: Emily, la tragédie, inharmonieux

摘要 《獻給愛米麗的玫瑰》被認為是威廉·福克納最著名的短篇小說。小說女主人公愛米麗具有濃重的悲劇色彩。本文認為導致愛米麗悲劇的是她周圍社會的不和諧的關係。有鑒於此，本文分析了女主人公愛米麗與鎮上官員、其父親、鎮上居民以及其親戚的種種不和諧的關係，從而指出社會關係的失敗是導致愛米麗悲劇的深刻原因。

關鍵詞: 愛米麗；悲劇；不和諧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以其氣勢恢宏的“約克那帕塌法”小說系列而享譽美國及世界文壇。《獻給愛米麗的玫瑰》被認為是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說。《獻給愛米麗的玫瑰》是一篇給人帶來強烈震撼的作品，其原因不僅在於它情節怪異、恐怖，而且因為女主人公愛米麗具有濃重的悲劇色彩。出身於名門望族的她受到了傳統倫理觀念的強力禁錮，對情感與婚姻的渴望被扼殺，致使她成了瑩瑩孑立的老處女，心理發生了畸變，殘忍地殺害了她的情人，與腐爛的屍體相伴，度過了生命的最後時光。對於她的悲劇，筆者認為艾米莉的悲劇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她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

1. 愛米麗與父親的關係

貴族出生的愛米麗，從一個情竇初開的姑娘起，就未曾順利得到過愛的權力。她從小喪母，而其父的首腦，有著至尊的地位。在浸透了清教思想的家庭倫理觀中，家庭的榮譽高過一切。為了自己所謂的藍圖，冷酷無情，自私自利，不惜犧牲家人的幸福，踐踏自己的人性。因此，愛米麗只是被其父當作物品而存在，被

剝奪了作為人的主體性。為保證她的價值其父親必須使她遠離一切有可能誘惑她走向淫亂和墮落的東西，小心翼翼地看護她的貞節，因為愛米麗的貞節是格里爾生家族榮譽的象徵，也是她父親權威與教養的見證。所以就有了小說裏那幅極具象徵意義的精彩畫面的定格：愛米麗的父親又開雙腳，揮動著手中的馬鞭，趕走了一個又一個前來向女兒求婚的青年人，而“身段苗條、身著白衣”的可憐的愛米麗只能站在其身後，成為自己幸福的一位旁觀者，直至30歲仍是一位待在閨房的老姑娘。

她的父親把她禁錮在了舊南方僵化的淑女觀裏，將所謂的北方佬和工薪階層的小夥們拒之門外。所以，當其父親去世時，愛米麗的表現是那麼怪異。“她臉上沒有悲傷的表情，並說自己的父親沒死”，並且還不讓埋掉其父親。這一令人費解的怪異行為其實很好理解。父親死了，一方面，作為女兒的愛米麗心中悲痛異常，但另一方面，父親死後，留給她的只有那幢禁錮了自己幸福的破舊房子，已成了老處女的愛米麗真是一無所有了，悲痛而又怨恨的她真的希望自己的父親沒死。這樣她至少還有一位父親，還有一個為她負責的人。而面對事實，無法控制自己的她只能“死死拖住搶走了她的一切的那個人”，即她的父親。對自己的父親，可以說愛米麗是既怨恨又矛盾。連福克納也感歎

說：“她的生活很可能就是被一個自私的父親所毀掉的。”¹

2. 愛米麗與新一代鎮長官員們的關係

當年輕一代的鎮長官員上任後，對沙多裏斯在任時給予愛米麗的稅款豁免特權表示不滿，以各種方式通知她重新納稅，但卻遭到一紙蔑視的回絕。無奈，只得登門拜訪她。但是卻又一次遭到愛米麗的冷遇，結果追稅任務只好以失敗而告終。當鎮民們向官員們反映愛米麗家裏有異味的時候，在經過一番爭論之後，官員們還是決定在不驚動愛米麗的情況下派人到她家暗中消除異味。再到後來鎮上每家每戶都要裝上門牌號碼的時候，愛米麗又是傲慢地拒絕在自家門上裝門牌號碼。就這樣鎮上官員們的權威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愛米麗傲慢的挑釁，從而最終導致雙方關係的進一步惡化。

3. 愛米麗與鎮民們的關係

引發鎮民們指控的中心事件是愛米麗和來自北方的荷馬·伯隆墮入情網。一個生活在孤獨中的大齡女子和一個單身漢為了情愛走到一起本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卻招致了社區的人群起而攻之，表面上的確匪夷所思。之所以匪夷所思，第一，愛米麗是無辜的，她和巴倫的關係和別人並無干係，不對任何個人的具體利益構成威脅、破壞，她只是在追求自己應有的權利；第二，愛米麗是弱小的，“她骨架纖小，恐怕正因為這點，在別人身上剛算的上豐滿，到她身上卻顯得肥胖了”。難以想像，這樣區區一個弱小女子的婚事竟會具有如此大的能量，在鎮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如果僅僅將居民們的強烈反應歸結為其孤陋寡聞而大驚小怪是不準確的，這裏面涉及了更深層次的問題，因而產生了極為嚴重的衝擊效應，與鼠疫、黑死病、放毒或其他相類似的災難引起的恐慌相比並不遜色多少。這其中的關鍵在於愛米麗的行為的性質和隱含的象徵意義。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她與巴倫的交往被視為闖入禁區，挑戰道德底線的危險事件，有可能抹殺維護社會秩序所不可缺少的等級差異，威脅其文化秩序的基石。以

吉拉爾的觀點，迫害者們最終總是相信一小部分人，甚至一個人都可能極大地危害整個社會，儘管他相對上是弱小的。

愛米麗購買鼠藥的行為被人們視為是她要結束自己生命的前兆。“於是第二天我們都說她要自殺了，並且我們說這是最好的出路”。人們對老鼠藥的用途沒有作出其他的判斷，非但沒有人對她自殺的可能表示同情或震驚或阻止，反而認定“這是最好的出路”。這並不奇怪，這一推測折射出人們心中因這一事件煽起的狂怒所導致的幻想和心理期待與親戚的關係。人們希望看到傳統秩序保持完好無損，他們不能容忍秩序與習俗繼續受到踐踏。在他們看來，把她本人連同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起送入墳墓是解決問題的最徹底的選擇。雖然人們並沒有動手對她實施肉體處死這一最嚴厲的制裁，但從愛米麗命運的結局看，他們的行為對於她無異於一場精神的謀殺。它打碎了愛米麗對世界尚存的一線希望，摧垮了她對生活的期待，將她推入了陰暗、扭曲的心靈深淵。待人們重新見到她時，她的頭髮已經花白。此後的幾十年裏，她在前門緊閉的敗落的大宅子裏孑然子立，與腐爛的屍體相伴，幽靈一般度過了生不如死的時光。

4. 愛米麗與伯隆的關係

愛米麗就這樣在全鎮人一片譴責聲中，在家族和宗教的反對聲中辛苦地愛著。雖然艱苦，但也甜蜜。畢竟伯隆讓她嘗到了愛情的滋味兒。然而伯隆的薄情卻把這艱難的愛情推到了悲劇的頂峰。承受了種種壓力的愛米麗把伯隆當作生命裏最後的救命稻草，為了他，她不惜與社會、宗教、家族的勢力相抗衡，結果一個背著罵名執意要嫁，而另一個卻未決意要娶。加之，我們不應該忘記，愛米麗畢竟是一個從小嬌生慣養的上流社會的小姐，她的血管裏流著她父親暴決、霸道的血液，當已是老處女的她付出了一切卻最終還是沒能得到渴望已久的愛情時，愛恨交織的愛米麗，矛盾在心中無法消解，為謀求自我實現，任憑瘋狂戰勝理智，終於就有了小說中最恐怖的場面。愛米麗作為一個女人，她想得到一個丈夫、一個家庭的願望在一個畸形的社會裏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阻撓。先是其父親，把她的幸福握在手裏，不肯放權，讓她在那座陰森沉悶的大院裏寂寞地度過了自已美好的青春年華，最後把她拖成了一個老處女。但當時的她畢竟還沒有感到絕望，相反，父親的死從另一方面還給她帶來了一線生機。後來，當已是老處女的她終於在匆忙中找到了一份屬於自己的愛情時，她不顧一切地抓住了這份人生的幸福，愛得瘋狂而投入。雖然她的愛情與社會、宗教、家族的要求相悖，但為

¹ Faulkner, William.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Class Confer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57-1958[M].eds.Fredric.K. Gwynn and Joseph L.Blotn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了自己的幸福，她已鼓足勇氣，拼死也想保住這份來之不易的愛情。但最後當遭到情人的拋棄時，早已是在內外夾擊中倍受煎熬的她，腦中最後一根理智的弦也斷了於是就有了後面慘烈的行為。

5. 愛米麗與親戚的關係

愛米麗的家庭與其親戚的交往甚少，彼此好像都已經忘記了對方的存在了。甚至連愛米麗父親的葬禮都不曾有親戚來參加。然而就在愛米麗對其親戚就快要淡忘的時候，兩個表姐卻又意外的出現了。她們拜訪的原因不是出於對遠方表妹的關心，而是以表姐的身份來勸說自己的表妹放棄自己追求愛情的權利。原來愛米麗和伯隆的關係都已經被傳到了遠方親戚那裏了。由此可見，愛米麗與其親戚關係冷漠，沒有什麼所謂的親情。

處於這樣一種複雜的關係中，愛米麗的悲劇成為了一種必然。她本不擁有美豔的容顏、蓋世的才華或卓越的功勳，她僅僅是因為出生在當地受人景仰的古瑞俄遜家族而成為鎮上的偶像，同樣因其高貴的出身被父親剝奪了求愛的權利，依然是因其高貴的出身受到了集體的指控。舊南方給她帶來了榮耀，也將她拖入了漫長的悲劇的煎熬。愛米麗比故事裏的其他人更有‘南方’特點，更像她父親和沙多理斯上校。然而，恰恰是這“南方”，毀掉了她的一生。福克納對舊南方的矛盾心態是廣為人知的，他在熱愛故土的歷史、文化、價值觀的同時，並不想掩蓋它的黑暗、蒙昧與殘忍及其對人性的扭曲，他的這種愛恨交織的複雜情感在塑造愛米麗這一人物形象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他建構了舊南方的化身——堅毅、凜然的愛米麗，將“豐碑”、“天使”、“燈塔守望人”、“旗幟”等莊嚴、神聖的辭彙毫不吝嗇地獻給了她，也對她嚴重殘缺的人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曾不只一次地指出，愛米麗想獲得愛情，找一個丈夫，建立家庭，這是女性正常的渴望，但卻遭到了她父親的恐嚇和阻撓。他在佛吉尼亞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這個故事講的就是“可憐、可悲的人為了得到所有人都想得到的基本的東西，和自己的心靈，和別人，和環境進行的搏鬥”。無疑，愛米麗在這場搏鬥或衝突中敗下陣來。福克納對人性的存在與釋放持肯定態度。在他看來，對愛、理解、滿足、完整深深的渴望是人生命最基本的驅動力，是神聖的，實現這種渴望，達到完滿的境界就擁有了和諧與寧靜，實為人生之大幸；反之，人就

會被異化，蛻變為非人。艾米莉尋求愛的嘗試被無情地扼殺，愛的渴望被強行掩埋，她的個人利益受到了群體意志的操縱，成了無辜的犧牲品，從這種意義上講，她的確“可憐、可悲”。愛米麗的悲劇暴露了其人際關係的冷漠。她是一個被邊緣化了的人物，她與社會、環境時時刻刻出於不和諧的關係之中，這種不和諧直接導致了她的悲劇。

參考文獻

- [1] Faulkner, William. *A Rose for Emily in Concise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nd edn. [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2] Faulkner, William.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Class Confer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57-1958*[M]. eds. Fredric. K. Gwynn and Joseph L. Blotn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 [3] Holland, Roman. *Fantasy and Defense in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 in Hartford Studies of Literature* [M]. Volume IV Number 1, 1972.
- [4] Roberts, Diane. *Faulkner and Southern Womanhood* [M].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4.
- [5] 戈書恩和布納特勒. 福克納在人學[M]. 美國: 佛吉尼亞大學出版社, 1959.
- [6] 苗群鷹. 黑屋中的玫瑰[J]. 廣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02,(5)
- [7] 李楊. 可悲的“替罪羊”[J]. 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2)
- [8] 福克納. 紀念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J]. 楊豈深譯. 名作欣賞, 1995,(6). [a]劉新t. +:題、人物、藝術手法[J]. 名作欣賞. 1997,(6)
- [9] 魏玉傑. “上帝與撒旦的衝突”[J]. 國外文學. 1998,(4)
- [10] 劉愛英. 從淑女到魔鬼[J].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1998,(2)
- [11] 唐霞. 略談愛米麗的變態性格[J]. 涪陵師範學院學報. 2004,(9)
- [12] 福克納. 紀念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J]. 楊豈深譯. 名作欣賞, 1995,(6)

作者簡介: He Zhongbao (何忠寶),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2004级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湖北省华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2004級英研一班, 中國湖北武漢市, 430079) E-mail: hzbjason@tom.com